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闕逢困敦正月不滿  
一年始癸亥十一月終甲子正月一卷所紀財  
耳三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爲奉義軍擢皋爲節

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皋鳳翔節度使皋斬之

史言韋皋以此發身使疎吏翻泚且禮翻

靈武畱後杜希全鹽州刺

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

兵萬人入援

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鹽州治五原縣皆鄰境相接渭北節度使

本治坊州時徙治鄭州夏戶雅翻

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

關播渾城曰漠谷道險狹

召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城古銜

翻漠谷在奉天城西北

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

而行

山陵樹柏成行以遮迺陵寢故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敕諸

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禾翻又古臥翻

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

城中犄角相應

犄居蟻翻

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

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

寢城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

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

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

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泚且禮翻又音上

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爲

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眾城中出兵

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

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自兩河兵興以至乘輿播遷

宗信之如故庸昏甚矣敗補邁翻從才用翻邠休顏

卑曼翻泚且禮翻又音此輜莊持翻重直用翻

夏州人也

夏戶雅翻

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

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

塹七監翻使疏吏翻環音

宦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誘音西

神策河北行營

節度使李晟疾愈

前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還保定州事見上卷晟成正翻

聞

上幸奉天帥眾將奔命

帥讀日率

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

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

數所角翻沮在呂翻

晟乃留

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

說之

說式蒟翻

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

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

沈存

中曰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脊爲界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治寨北出倒馬

關度虜界卻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緄形梅回兩寨之  
閒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

至河東然路極峭狹按存中所謂地界乃石晉與契丹所分地界也

營節度使史言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營今又加節度神策行營兵出征河南者

此其所以得誅劉德信也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

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恆州恆戶登細

上之出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敷陝矢冉翻敷與揚同

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兵得數

萬人甲申以勸爲陝虢節度使朱泚攻圍奉天經

月是年十月上出奉天纔至奉天數日而朱泚繼至攻圍至是月爲經月城中資糧俱

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健步今之急脚子其人懇

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

襦袴翻短衣

上爲之尋求不

獲

爲子  
僞翻

竟憫默而遣之

憫者矜其寒默者無以爲辭也

時供御纔有

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

而進之

本草曰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卽蔓菁蘆菔卽蘿蔔也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

其根可食葉不中噉蕪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好食曰華子曰梗長葉瘦高者爲菘闊厚短肥而庠及梗細者爲蕪菁葉也陸佃埤雅曰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封一名須史炤曰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封采菲疏云陸璣云封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蕪蕪菁也陳楚謂之封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上部謂之大芥糲蘆達翻伺相吏翻縋馳僞翻

上召

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



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

降戶江翻

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

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

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

崔縱爲魏縣行營糧料使

懷光從之

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

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

犒口到翻

軍尙欲

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

開元八年析河東縣自蒲津以西爲河西縣

眾利之西屯蒲城有眾五萬

齊運憚之孫也

齊王憚太宗子也憚於粉翻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

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

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

晟成正翻樂音洛

旬月間至萬餘人

神策兵馬使尙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

武關入援軍于七盤

使疎吏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七盤卽古繞雷之險

敗泚

將仇敬

仇敬卽仇敬忠此因舊史書之敗補邁翻

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

之別種也

種章勇翻

鎮國軍副使駱元光

肅宗上元元年置鎮國軍於華

州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

年爲眾所服

潼音童近其斬翻

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

刺史董晉弃州走行在

華戶化翻下同走音奏

望之據其城將

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

還從

宣翻又音如字

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

數遣兵攻元光

泚且禮翻又音此數所角翻

元光皆擊卻之賊由

是不能東出上卽以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

鎮國軍節度治

華州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

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

燧音遂彙于季

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爲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卽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敘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爲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度渭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之也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

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

敗求援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

望春樓近長樂城臨廣運潭玄宗所

立騎奇寄翻抄楚交翻

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爲憂

乃急攻奉天使僧瀆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

高居傲翻廣古

曠翻近世學者多各以音如字讀之

考異曰

裹以

劇談錄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錄

說雌犀也余按山

海經兕角重百斤身重千斤黃帝得之以其皮

兕革

史炤曰兕色如野牛而青一說雌犀也余按山

冒鼓聲震百里其說固謔矣國語叔向曰唐叔殪兕以爲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

兕甲固堅於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尙多

則兕者世之常有也然兕者今不常見史言朱泚裹雲梯以兕革不過用

牛皮耳兕序姦翻

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

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

梯勢甚重重則易陷

恟許拱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衛翻易以豉翻

臣請

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

曰

開元二十六年分左右羽林置左右神武軍使疏吏翻

雲梯小伎不足上勞

聖慮

伎渠綺翻

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僦

度徒洛翻僦桑故翻向也鄭玄

曰攻城攻其所僦僦猶嚮也

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

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

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

譟則竈翻

瓌古回翻迅疾也

泚推雲梯

推吐雷翻

上施溼氈懸水囊載壯士

攻城翼以輶輜

輶扶云翻輜於云翻輶輜攻城車也兵法修輶輜距堙者三月而後成

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

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

數

塹七豔翻勝音升

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

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

以下千餘通授城

無名告身卽空名告身有功者則書填姓名以授之實食食實封也

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

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

謂若立功者多所給告身千餘通酬功而不足則書

陳前所喝轉階動於其身以爲照驗出給告身

且曰今便與卿別

期望渾瑊死戰也

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

城古銜翻歔音虛欲許旣翻又

音希勝音升

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

鼓譟力戰城中流矢

譟則寵翻中竹仲翻

進戰不輟初不言痛

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卻

輾猪輦翻又尼展翻地道者渾

城等所鑿以迎雲梯者也

火從地中出

火亦渾瑊等所蓄以待雲梯者

風勢亦回

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

謹許元翻須

與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

問音

賊乃引

退於是三門皆出兵

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

太子

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

裹瘡

將卽亮翻爲于僞翻

入夜泚復來攻城

泚且禮翻又音此復扶又翻又音如

字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

趣涇陽

趣七喻翻

並北山而西

並讀日傍步痕翻

先遣兵馬使張

韶微服間行詣行在

間古覓翻下得間同

藏表於蠟丸韶至奉

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

韶得聞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

塹七豔翻呼火

故翻使

疏吏翻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

比必利翻及也

身中數十矢

中竹仲翻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

歡聲如雷

昇音余又羊茹翻

癸巳懷光敗泚兵於灃泉

敗蒲邁翻

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

則城不守矣

史言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爲無功泚且禮翻又音此

泚既退從

臣皆賀

從才用翻

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

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

上不以爲忤甚稱之

使疏吏翻汴皮變翻使德宗果能以此心而受諫何至追仇陸

贊之盡言乎忤五故翻

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

萬當作萬莫北翻俟

渠之緡萬俟虜復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

重圍既解

重直龍翻諸道

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



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

呼火故翻

奉天破矣欲以惑眾

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

城者皆給月俸

將卽亮翻俸扶用翻

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

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

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

斂焉

以此觀之趙贄輩不足責也杜佑判度支安能逃其罪乎斂力贍翻

或謂泚曰陛

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

復扶又翻

泚曰朕嘗北面

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

泚曰強授之則人懼

強其兩翻

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

戶拜官邪

邪音耶

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

團練兵卽

團結兵事見二百二十年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  
五卷代宗大曆十二年

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

性粗疎泚且禮翻又音此粗讀與麤同自山東來赴難自魏縣行營來赴奉天之

難魏縣屬魏州其地在河山之東難乃旦翻下同數與人言盧杞趙贊曰志

貞之姦佞數所角翻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

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

殊禮禮絕百僚謂之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說式芮翻翊戶萌翻懷光緣

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乖方猶言失所也度支賦斂煩

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宰相指盧

杞度支指趙贊京尹指王翊度徒洛翻斂力瞻翻乘繩證翻今懷光新立大功上

必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

殆危也

胡贊

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

從千容翻下同

懷光勳業社

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

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

宴畱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

以爲然

懷光矜功厚望其上而求逞其欲德宗欲速逼使其下而不閔其勞盧杞之心自營免罪

而裨闔於其間是以雖急於平賊

而不知更生一賊也朝直遙翻

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其

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

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

晟成正翻使疏吏翻難乃旦翻此且禮翻

又音此重直龍  
翻快於兩翻

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

引兵去至魯店

魯店在奉天東南咸陽陳濤斜西北

畱二日乃行

爲李懷光

反與朱泚連兵張本

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朮以所部兵作亂

入成都

使疏吏翻劍南宿重兵于西山以備吐蕃崔

朮敷尾翻

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弃城奔漢州

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

漢州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九十五里

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

鹿頭關在

漢州德陽縣劉昉曰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將卽亮翻叱尺栗翻

斬朮及

其黨延賞復歸成都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

李希烈屯盱眙

盱眙漢縣唐初屬楚州建中四年度屬泗州少始照翻盱音吁眙音怡

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

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

繕館第數十修塢壁

泚且禮翻又音此塹七豔翻滉呼廣翻近其斬翻通俗文營居

曰塢壁壘也釋名曰壁辟也所以辟禦寇盜也

起建業抵京峴

京峴山在潤州治東五

里峴戶

樓堞相屬

屬之欲翻聯屬也堞達協翻

以備車駕度江且

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

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

大江逕京口城北謂之京江

鹽鐵使包佶

佶巨乙翻

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

安未期收復

言收復未

欲彊取之

彊如

佶不可少遊

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

錢帛

考異曰奉天記曰佶以財幣一百八十萬欲轉輸入城少遊彊收之今從舊傳

佶有

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

復爲韓滉所奪

上元縣時帶昇州宋白曰上元縣晉江寧縣地貞觀七年移還舊郭卽今

所置縣也九年改爲江寧縣玄宗置昇州因縣字爲州城縣元治鳳凰山南今移治會府時佶蓋在揚

子巡院也史言天子播遷藩鎮阻兵陵轢王人復扶又翻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

守惟曹王皋數遣使間道貢獻

曹王皋時節度江南西道史言曹王皋悉

心于帝室數所角翻使疏吏翻間古覓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

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

汴皮變翻朝直遙翻趣遠喻翻下同

皋治郵

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

此謂江浙往來之使治直之翻

郵音尤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曷日致亂由上

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

上時掌翻其略疏所據翻

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

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

此卽孟子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之意惡烏路翻下同去羌呂翻

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夫音扶

況

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

背蒲妹翻

人之所

歸則植

植立也

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

趨嚮也

此誠當今

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

趨嚮也

此誠當今

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

輿眾也

頗究羣情四方

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

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

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

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

朝直遙翻否皮鄙翻糅女救翻

聚怨囂囂

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

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

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

近其事斯翻

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

詰去吉翻

贅又上疏

上疏音並同前

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眾

得眾之要在乎見情

言洞見人情也

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

王之田

記禮運以爲仲尼之言

言理道所生也

理道猶言治道也唐人避高宗

諱率以治爲理

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否皮鄙翻下同夫

音扶處昌呂翻

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

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

說讀曰悅豈

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

不謂之損乎

陸贄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義誠足以鍼砭德宗之失

又曰舟卽

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

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

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祖左傳臧文仲

所謂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語之意

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

理治

也言德宗憤強藩之跋扈習以成俗有妨爲治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

以嚴濩制斷亂翻丁流弊自久浚恆太深易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

無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始求深者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漸以至此人猶不堪而況

始求深者乎以此爲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禍作恆無所施而利也

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懾質涉翻君臣意乖上下

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

此數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

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德宗初年陸贄爲監察御史獲奉朝

謁僅欲半年朝直遙翻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此

以見德宗初羣臣跼蹐趨退跼音局亦不列事奏陳

年臨朝氣象

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

使臣別延宰輔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

得隨例以次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謁之外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復扶又翻

既殊師錫

書

典師錫帝曰孔安國注云師眾也錫與也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

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

論語載孔子責宰我之言

漸生拘

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德宗致亂

之事誠如贊言

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

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

塞悉則翻

人之情僞

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

呼

到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

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

推誠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能自掩者也又被皮義翻又諫官論事少能

慎密例自矜術少詩詔翻術音炫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

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

塗說孔子有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注曰謂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試加質問

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

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言次對人敷奏緣此

多不取用其言或曰取次唐人語也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悉詳

也也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

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

何敢盡言乃復上疏

折之舌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

其略曰天

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

言人君所爲有失於誠信則無補於治道

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

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

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

施式鼓翻或讀如字若

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

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

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

爲悔者也

因德宗之言以爲失在推誠故陸贄極言誠信之不可去身以開廣上意

又曰

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書仲虺之

譏曰惟王改過不吝虺許偉翻

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

補闕

詩烝民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所以美宣王之任賢使能也

是則聖賢

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以無過爲貴蓋爲

人之行已必有過差

蓋爲于僞翻

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

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

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

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

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陸贄告君之言可謂深切

著明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

德宗之信裴延齡以侈言也

質言當理

不必違

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也當丁浪翻

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

如蕭

復之諫幸鳳翔是也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趙贊竇滂之苛征重斂是也

是

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

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

比毗至翻

臣竊以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

不宐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

省悉景翻察也

陛下又謂試

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

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

但以若依上文作竊以又覺文從字順

又曰

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

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

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

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

恆戶登翻

若是者何

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

好勝人

好呼到翻下同

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

愎

愎符逼翻很也

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愎

愎奴亂翻

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

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實之語不

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

勦初交翻又初教翻此所謂勦說者



人言未竟勦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折之舌翻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

度徒洛翻以胸臆之見料度人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

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

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

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眾多宮闕之重

深夫音扶重直龍翻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

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黎獻眾賢也就獲覩之中得接

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

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鮮息淺翻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

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

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

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是使亂多理少從

古以然

少始紹翻或謂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今觀文意陸宣公所從謂古至今亂多治少者

正以下悖上刑故也以

又曰昔趙武訥訥而爲晉賢

臣

晉趙文子名武其言訥訥然如不出其口爲晉正卿晉國以彊諸侯不叛訥舒小貌音如悅翻又

如劣翻

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

絳侯事見漢文帝紀程氏曰木者質樸訥者遲

鈍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

知堯舜所病

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惟帝其難之

胡可以一訓一

詰而謂盡其能哉

詰去吉翻

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

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

德宗所以威段平仲之名者正如此

又曰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

極言納諫之美以誘

掖其君上也

好呼到翻一 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

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

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

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

讜音黨

上頗采用其言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

揚盧杞等罪惡

數所角翻上時掌翻

眾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

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

司馬

恩州屬漢合浦郡地蕭齊爲齊安郡隋廢郡爲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

杜陵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寶曰恩平郡乾元復爲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爲南恩

州宋白謂此恩州瀕海最爲蒸溼當海南五郡汎海

路此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海波不由此

路多由新州陸去唯健步出使與遞符牒經過耳新

州治新興縣秦取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卽其地晉永

和分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所謂新

興縣漢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東

南六千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

州界新州至京師五千五百里

播州隋牂柯縣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

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爲殺之

亦爲于偽翻

乙丑以翰林

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

通微爲職方郎中

祠部屬禮部掌祠部考功屬吏部掌文武官功過考法以官職言之

祠部比考功職方爲清要郎中正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

贄上奏辭以初到奉

天扈從將吏

上時掌翻從才用翻

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

唐自

至德以後勳階輕而職事官重故云然

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

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夫音扶先悉薦翻後戶構

翻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

說式芮翻

考異曰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云赦武俊等罪而實錄明年正月改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

諭旨赦罪及赦書出始明言之耳

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

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身將軍王郢說

悅曰

朱滔等倣漢官置虎身將軍按唐書滔等之相王也以左將軍曰虎身右將軍曰豹略徵以新

書虎身將軍蓋王郢也

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

竭力赴救幸而解圍

田悅第八解圍事見二百一十七卷三年

今太尉三

兄受命關中

朱泚第三

滔欲與回紇其往助之願八郎治

兵與滔度河其取大梁

紇下沒翻治直之翻大梁汴州宣武節度治所

悅心

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

瑄見悅審其可否

內史舍人猶天朝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瑄古緩翻

悅猶豫

不決密召扈粵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

司武侍郎猶天朝兵

部侍郎也

朱滔昔事李懷仙爲身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

殺懷仙而立希彩

將卽亮翻泚且禮翻又音如字殺李懷仙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

大曆三年南記作朱案今從舊傳

考異曰燕

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

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

七年事見二百二十卷大曆九年于眷翻泚既爲帥類翻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雷後

同謀其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

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爲所容況同盟

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耶觀時審識

十萬之兵屯於郊坰統下夜翻幽陵卽幽州坰古熒

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

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

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

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

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

迎勞

勞力到

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

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粵等皆

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

馳見悅曰

粵五各翻瑄古環翻司刑員外郎猶天朝刑部員外郎

武俊曷以宰

相處事失宜

相息亮翻處昌呂翻

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

重直龍翻

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

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

滔乎

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至帝凡九葉

且泚未稱帝之時

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

事見上卷本年

況使之

南平汴洛與泚連衡

汴皮變翻汴州宣武軍洛州東都也衡讀日橫

吾屬皆



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

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伺相吏翻與八郎再清河朔

復爲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復扶又翻又音悅如字使疏吏翻

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

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給蕩亥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私從才用

翻復扶又翻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

紇下沒翻瀛州治河間縣重直用翻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李勉以宣武節

度使鎮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

填之謂之溼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

人奔宋州將音同上勉奔宋州依劉洽也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

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兼永平節

度使勉上表請罪

滑州治白馬縣降戶江  
翻尚辰羊翻上時掌翻

上謂其使

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

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

九域志襄邑在汴州  
東南一百七十里

希

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

九域志寧陵  
縣在宋州西

四十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

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

趙詵結李納於鄆州

少始照翻濠壽舒廬四州之地  
在淮蔡東南送款遂言使弛備

合力丁翻使也卷讀與  
捲同詵疎疎翻鄆音運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

罷爲刑部尚書

以給事中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

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

宣慰者宣上命以慰安反側也父音甫溜

莊持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

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

左傳臧文仲曰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楚昭以善言復國

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

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

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

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

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

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

令力丁翻下遐稼翻將卽亮翻

術者上言

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

上時掌翻下贄上音同更工衡翻

羣

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贊贊上奏以爲不可

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上尊號事始於開元元年行於安泰

之日已累謙冲累力瑞翻襲乎喪亂之時喪息浪翻尤傷事體

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六年流

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聖劉見三十一卷漢哀帝

建平二年天元見一百七十三年陳宣帝太建十一年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

稱稱尺證翻下美稱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

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更工衡翻與其增

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

改年號而已謂改明年號爲興元也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

贊撰如免翻贊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

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

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疵才支翻使人人各得所

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

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

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

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

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丕大也構

立屋也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丕構之語本諸此君臨萬邦失

通鑑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德宗

守宗祧

宗者百世不毀之廟遠廟爲祧祧他彫翻

越在草莽

用左傳語

不念率

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

義以示天下

徵證也明徵其義言無所掩覆也

小子懼德弗嗣

懼己德弗

能嗣承先業嗣祥吏翻

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

用禮記魯哀公

之言長知丈翻

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

易以鼓翻

居安忘危不

知稼穡之艱難

書無逸周公告成王之語

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

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

擁恐當作

雍省自悉景翻

遂用興戎

戎兵也

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

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

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

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

鄭玄曰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陸德明曰田廢

生草曰萊暴令峻於誅求疲毗空於杼軸

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持緯

器布帛已織成者以機軸卷之轉死溝壑離去鄉閭

離力邑里丘墟

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

馴從也言從此而致亂也

萬品失序九廟震

驚

歐陽脩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卿劉

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爲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又微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

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崩朱子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尚書八座議禮曰天

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於是宣簡公懿王景元二帝四廟更祔

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太宗崩弘農以世遠毀而祔太宗高宗崩又遷宣簡而祔高宗皆爲六室中宗

神龍初以景帝爲始祖而元帝不遷而祔孝敬帝由是爲七室中宗崩孝敬別立廟而祔中宗遂爲七室至睿宗崩中宗立別廟而祔睿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正室謚爲獻祖并謚光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爲九室寶應二年祔獻懿而祔玄宗肅宗代宗崩又遷元皇帝而祔代宗自是常爲九上累于祖宗

累力

瑞翻

下負于蒸庶痛心覲貌

覲他典翻慙惡

也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

唐避高祖諱改淵爲泉

自今

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建中元年羣臣上尊

號曰聖神文武皇帝見二百二十六卷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

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

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

此等言語強藩悍將聞之

宜其感服易心

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



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引貸

引大也

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

君臣上下天秩有典之常也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此等言語可與誥誓相表裏

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

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

所以

攜從逆之黨將即亮翻下同

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

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所以作勤王之心難乃旦翻

其所加墊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

所以順人情之

欲惡墊陌錢即趙贄所行除陌錢也墊丁念翻惟古岳翻

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

上還長安明年

上還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下還稼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李抱

通鑑三十一  
真入朝爲上言

朝直遙翻  
爲于僞翻

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

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史究言興元赦書  
感動人心之效

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恆冀宣慰使

唐兵部員外郎  
二人一人掌貢

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出使非本職  
命以郎官出使耳恆戶登翻使疏吏翻

朱泚更國

號曰漢

泚且禮翻音此朱泚初  
僭號國號秦更工衡翻

自號漢元天皇改元

天皇

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

去羌呂翻上

表謝罪

上時掌翻

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

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

侯朝天子禮耳

顏真卿所以答李希烈者辭不  
迫切而義甚嚴正朝直遙翻

希烈

遂卽皇帝位

真卿傳皆無年月今據奉天記幸奉天  
考異曰希烈稱帝實錄舊希烈傳顏

錄皆云故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列長惡不  
凌國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庚午詔曰朕苟存迹  
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  
誠使臣纔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僧竊然則希烈稱  
帝必在正  
月初也 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

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平章事

李緩新書

作李緩

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內爲四節度希烈遣

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  
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

楊峯

將卽亮罪傳作楊豐今從奉天記

考異曰舊

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

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

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

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少始照翻希烈乃以其

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

州後之江都使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奇翻壽州

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後周書賀

先與後魏俱起有絕伏者爲賀蘭莫弗遂以爲氏霍

丘漢廬江松滋縣地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

十六年置霍丘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

十里宋白曰霍丘本春秋時蓼國梁置霍丘戊隋廢

成爲縣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蘄渠希

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短

水經注蘄水源出蘄春縣北大浮山南過其縣遇少

誠入寇曹王皋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

於永安戍

永安在黃州黃岡縣後廢爲戍

大破之少諷脫

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

奪財賦事

奪財賦事見上年佶巨乙翻朝直遙翻

少遊懼厚斂所部以

償之

繳力贖翻

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

鄂州治夏口當江漢之會夏口

雅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

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

戰大破之

驍堅堯翻將即亮翻鄂逆各翻鄂州治江夏縣即夏口帥讀曰率

上以兼

爲鄂岳沔都團練使

沔縣竟翻使疏使翻

於是希烈東畏曹王

皋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史言李希烈兵勢稍挫復

共又

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

犒口入

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

永濟

宋曰曰永濟縣本漢貝丘縣地隋已後爲臨清縣地大祿七年田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屬

貝州以縣西

遣王邳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

館陶

縣屬魏州在州城東稍北

悅見邳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

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

謂先爲馬燧等所破也

戰守踰年資儲竭矣

謂守魏州與馬燧等相持也

今將士不免凍

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曰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

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

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

騎奇寄翻

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

司禮侍郎猶天滔朝禮部侍郎

滔

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

龍直

命如絲髮使

我叛君弃兄發兵晝夜赴之

事見二百二十年

幸而得

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辭不受

事見同上

年今乃負恩誤我遠來節辭不出卽日遣馬寔攻宗

城經城

經城漢古縣時屬貝州宋白曰後漢分前漢堂陽縣於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縣後魏省

併南宮縣太和十年又於今理置經縣尋置廣宗郡於此北齊省郡及縣移武彊縣於此後周復於此置

廣宗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復於此置經城縣宋省縣爲鎮入宗城

楊榮國攻冠氏

去

張孝宗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城諸將中獨楊榮國不見於史今朱滔遣楊榮國攻

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深州降于朱滔者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

東北六十里

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

以去

說下沒翻帶音亦三禮圖在上曰帶四旁及上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又曰帶平帳也帶主

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

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

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

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

平恩縣屬洛州治平恩川

丙戌以

吏部侍郎盧翰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實錄新舊紀表

皆同蓋翰罷領選故自吏部遷兵部耳

翰義僖之七世孫也

盧義僖仕元魏當靈

后臨朝時不附徐鄭

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

環音刺

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

縱滔

兵大掠

又拔武城

武城卽漢東武城縣地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

通德棣

二州使給軍食

建中二年朱滔據有德棣

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

寇氏以逼魏州

以給事中杜黃裳爲江淮宣慰副



使

淮此又有之按舊紀去年十一月癸酉巳云黃裳使江

寶錄誤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牘曰瓊林

大盈庫

貯直呂翻

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

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時掌翻

疏所據翻

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橈廢

公方

橈奴教翻屈曲也方法也

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

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

乘繩證翻

虧瀆失人誘姦聚慝以

斯制事豈不過哉

誘羊久翻慝吐得翻

又曰頃者六師初降

降讀

如字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爲營衛不敢指言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微其辭曰六師初降百物無

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

侵死傷相枕

枕職任翻

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

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陷功

勞

又徒覽翻

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

人不怨悉所無也

悉詳體也

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

謠讟方興軍情稍阻

謠怨譎也

豈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

功

恆戶登翻

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

乃難

且翻好呼到翻樂音洛

苟異恬默能無怨咨

咨咨嗟也

又曰陛下誠

能近想重圍之殷憂

重直龍翻殷於謹翻

追戒平居之專欲凡

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

合力丁翻珍華猶言珍麗

也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

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卽命去其牘

去羌呂翻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爲監軍恃恩

縱橫

監工銜翻橫戶孟翻

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

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

乙應

陵翻當也掖音亦被皮義翻

自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

直朝

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

此必盧杞敗逐之後蕭復方有

是言更工衡翻

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

蕭復蓋樸而直者

又嘗

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

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

此事必在蕭復盧杞同列之時史因德宗命復

出使而序其事於此耳

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

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

也

鄂五各翻使疏吏翻

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畱復上謂

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

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

是朕爲之悵悵累日

朝直遙翻相息亮翻爲于僞翻

意復悔行使之

論奏邪

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德宗猜防臣下之一事

卿知蕭復何如人其

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脩勵慕爲清

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

上時掌翻行下孟翻

至於輕詐如此復

必不爲借使復欲畱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

韓非子有鬻矛楯者自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自譽其楯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謂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其人不能答故後世謂議論自相反及爲事自相反者爲自相矛楯楯食尹

翻願陛下明加辯詰詰去吉翻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

何容爲隱爲于偽翻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

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

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夫音扶逆者未至而迎之也詐

謂人欺己也未見其詐而逆以爲詐謂之逆詐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

使情僞相糅糅女故翻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

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復扶又翻辛卯以王武

俊爲恆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

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

恆戶登翻使疏吏  
翻校古效翻射寅

謝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爲本道節度使前深

趙觀察使康日知爲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

以趙州與

王武俊故徙康日知乾元初以同州爲匡國軍節度使今又爲奉誠軍

曹州刺史李納

爲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李納本爲曹州刺史建中二年其父正己卒納自領

軍務未有朝命今方命以旌節故先敘其本職而加以新命鄆音運

戊戌加劉洽

滑宋毫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

李勉

既失守汴州命劉洽知都統事汴皮變翻統他綜翻俗多從上聲

辛丑六軍各置

統軍

此北門左右月林龍武神武六軍也

考異曰

按舊紀獨置統軍耳今從之

秩從三品以寵勳臣

從才用翻

吐蕃尙

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

吐蕃發其兵

吐從噉  
入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唐紀四十六

起關逢困敦二月  
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諡曰忠烈厚

恤其家

段秀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一  
八卷建中四年諡神至翻

時賈隱林已卒

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卒于恤翻射寅謝翻  
直言事見上卷上年

李

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

三千人守之

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漢博木翻  
李希烈自建中四年攻寧陵

滑州刺

史李澄密遣使請降

李澄降賊見上卷上年  
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上許以

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

六百人戍白馬

汴皮變翻白馬滑州治所

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

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

令力丁翻剽匹

妙翻

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

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

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

城

混呼廣翻將郎亮類將兵之將音同上 新書柏良器傳曰頁器爲武衛中郎將以兵隸斬

西希烈圍靈陵退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河渠夜入及旦伏弩發

乘城者皆死疑驛混遣恂曜及良器同救靈陵舊栖曜傳曰將強弩數千夜入靈陵與此共是一事今參

取 之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射而及其坐幄坐才希烈驚

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朱泚自奉天敗歸

上卷建中四年泚且禮翻又音此 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

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不受晟節制

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

斬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滬侯古翻剽匹妙翻滬澗之敗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是年十一月

既加李晟神策行營節度劉德信可得而不受 因以節制乎況又有敗軍及剽掠之罪斬之宜矣

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眾

勞力到翻騎奇寄翻

無敢動者遂并

將之軍執益振

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李懷光旣脅朝廷逐盧杞

等

事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

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

一面

惡鳥路翻下同

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

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

壘魯水翻

泚眾大至

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

宮苑謂宮城及苑城也

或曠日持

久未易攻取

易以鼓翻

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

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

扶飯

豈可遽戰耶

耶音耶

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

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

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

咸陽累月逗留不進

進音豆堅壁自守

考異曰實錄云懷光凡八十餘日按懷光

以十一月癸巳解奉天圍李晟以二月戊申徙東渭橋其間纔七十六日實錄所言謂懷光奔河中以前

耳今但云異月上屢遣中使趣之

使疏吏翻趣讀曰促辭以士卒疲弊

將卽亮翻數

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

將卽亮翻數所角翻下同懷

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

請移軍東渭橋

泚且禮翻又音此晟成正劄李懷光既有異謀李晟與之連營於咸陽有

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之本規也蓋朱泚擁涇卒而據長安其敗也必當

西奔晟以師自東逼之所以開其走路耳兵法圍城爲之闕此其近之

上猶冀懷光革

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

下戶翻懷光欲緩戰期且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

進戰上以財用方窘窘巨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

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缺古穴翻乃遣

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

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沮在呂翻乃曰將

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將即亮翻贄未有言

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

而已數所角翻帥所類翻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

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李晟之答懷光氣和

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見上卷本年正月吐蕃相

尚結贊

祖息亮翻

言蕃瀆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

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

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

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

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

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執勝則從而

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

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縉眉巾翻騎奇寄翻譎古穴翻

竟不

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

稽誅保聚宮苑

上時掌翻還從宣胡又音如字泚且禮翻又音此朱泚自據長安居白華

殿重兵多在苑中  
故言保聚宮苑  
執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

之師乘制勝之氣

謂醴泉之勝也鼓行芟翦易若摧枯

受所街翻

易以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

輒沮其謀

諸帥謂李晟楊惠元等帥所類翻沮在呂翻

據茲事情殊不可

解解戶買翻曉也

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

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

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

易處之

易弋鼓翻處昌呂翻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

慰

晟成正翻街戶緘翻

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

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

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



有要藉官所以名官之意亦如此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

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從千回容翻

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

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其移

軍於事體無妨也要約再三要一通翻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

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敕下李晟依其

所奏也下戶嫁翻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事由猶言事因也

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執

東渭橋在京城東故云然晟成正翻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

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

通鑑二百二十一 唐紀四十六 德宗 五

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

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

結陳而行以防李懷光追掩陳讀曰

陣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

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營

師徒

鄜音膚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當管猶言見管也

足以獨制兇寇逗

畱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僂助比者又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

比毗至翻近也

無

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

李晟李建徽楊

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軍爲四軍帥所類翻

論執力則懸絕高卑

言懷光之軍最

疆懷光之官最

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言懷光晟建徽高相去懸絕

高相去懸絕

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言懷光晟建徽高相去懸絕

節度使各總一軍不相統屬

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

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

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

齟壯所翻齟偶許翻

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

處昌呂翻

彊者惡積而後

亡弱者執危而先覆

陸贄言李懷光李建徽楊惠元之禍敗如燭照龜上

覆亡

之禍翹足可期

人立而翹一足則不能久翹足可期者言禍來之速也

舊寇未

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

疚病也

太上消慝於

未萌

太上猶言極上也慝惡也

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

禍難垂成

難乃且翻

委而不謀何以盜亂李晟見機慮變

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執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

裊成正翻唯  
時制翻唯也

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時

拯救也

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

言晟兵素少

少詩  
詔翻

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倚

角

泚且禮翻  
倚居蟻翻

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

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

之心

左傳趙宣子之  
言先悉薦翻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淮南子  
之言

解

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

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

悵丑亮  
翻怨也

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

謂自咸陽東  
就李晟也

恐因此

生辭

生辭猶今人  
言生言語也

轉難調息

調息猶今人  
言調停也

且更俟旬

時旬時猶言旬日也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

龍節度使

欲使之討朱滔也使疏吏翻

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

明緩急宐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

此指漢蜀郡漢中郡二郡大界而言

請以裨將趙光鈇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

三州皆當入蜀之道

之要裨實彌翻將卽亮翻洋音祥

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

將音同上又音如字

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

進討

趣讀曰促

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

遊雲夢事

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

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

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

間古

甲子加懷光太尉增

實食賜鐵券

實食實食實食也

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

旨

使疏吏部下同

考異曰 鄒志曰十六日詔加懷

舊傳李弁作李昇今從奉天錄

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

懷光邪

唐之臣子率稱君父爲聖人邪音耶

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

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

悖蒲妹翻朔方左又蒲沒翻

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

呼火故翻

太尉視賊不許

擊待天使不敬

使疏吏部朝廷所遣謂之天使蓋謂君天也君之所遣猶天之所遣也

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

何益哉

言懷光反是日取族滅它人平其亂以爲功而得富貴是富貴它人也

我今日

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

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

有水曰池無水

日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幾居豈翻張名振曰乃

者言不反乃者謂言昨者也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

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邠泚且禮翻又音此還從官翻又音如字邠

卑旻翻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州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

拉殺之拉落合翻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

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郃成

義詣行在告之此且禮翻又音此演以淺翻郃古到翻史炤曰郃姓也出自周文王子封

郃國國在濟陰晉有尚書高昌郃久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

懷光子瓘統他綜翻俗音從上聲瓘七罪翻瓘密白其父懷光召演

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

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

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

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也苟免賊名而死死

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

以刀斷其喉而去鬪力竟翻令力丁翻斷音短考

者懼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

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巡咸陽城名振曰

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

召演芬貴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

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咸陽若至咸陽已十三  
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  
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郾成義至奉  
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璣璣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  
三日別車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  
灼如此豈能尙欺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悉因



投鐵券

李十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

還從宣糾於是

言之

行在始嚴門禁

嚴門闕出入之禁以防不虞從臣皆密裝以待

史曰密具裝束所以備行從才用翻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

猶以爲薄

德宗當患難之時進人若將加諸膝當事定之後退人若將墜諸淵晟成正翻使疏

吏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

梁州古漢中山南節

度使鹽亭嚴震聞之

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

遣

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

以來迎衛

至盩厔以來者言若迎衛之兵至盩厔而乘輿未至則當沿道漸進來前以迎乘輿

不指定一處也盩厔音舟望將

用誠爲懷光所誘陰

與之通謀

誘音西

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身將馬勛奉

表上語之故

勛許云翻語牛倨翻

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

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

此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

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

迎之

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褒北谷曰駱騎奇寄翻

勛與之俱入驛時天

寒勛多然橐火於驛外

然與燃同橐禾稗也

軍士皆往附火勛

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

起走

從千容翻錯愕粹然驚也

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

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什用誠於地跨其腹

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

兵矣

什方遇翻頓也擐戶慣翻

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

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

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眾皆讐服

合力丁翻讐之

涉翻失氣也

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

將卽亮翻

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

愆期過期也

李懷

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

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

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

泚且

禮翻又音此韓遊瓌初事郭子儀李懷光東征遊瓌爲鄒靈畱後瓌古同翻將卽亮翻

掌兵在

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

趣之懷光又以書趣遊環蓋又奏之也若據考異則後書爲渾瑊所獲通鑑疑而不取趣讀曰

促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

敢恃眾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邠卑曼翻昕許

斤翻璿似宣翻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

臣渭北有竇覲潼音同朝直遙翻覲音兪皆守將也言此諸將各守其地也

陛下各以其地及其眾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

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罷懷光兵權則諸路兵雖在行營將不肯稟命

於懷光而各稟本府之命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

若朱泚何言罷懷光恐泚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無以制朱泚

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

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

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足以誅泚

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

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

燒乾陵

考異曰邠志作達奚小進今從實錄

令昇鸞爲內應以驚脅

乘輿

合力丁翻乘繩證翻

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

幸梁州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志二十六日懷光又使持書趣遊環渾公獲

考異曰邠

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遊環不知不得以聞又怒瑊之虞己也慢罵于途上疑其變卽曰幸梁州今

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歎因潛然

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於盤屋西然後渾瑊繼

至則上至滑陽時

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

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

朝直遙翻

將卽亮翻  
從才用翻

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

守朱泚之稱帝也

朱泚稱帝見二百二十八卷  
建中四年泚且禮翻又音此

兵部

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

說式芮翻

凡再往知不可誘脅

誘音西

乃歎曰鎮亦忝列曹

不能捨生以至於此

蔣鎮仕唐爲工部侍郎故云亦  
忝列曹爲泚所得不能死而受

泚官自愧不能捨生取義

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污漫賢者乎

復扶又翻

臊蘇遭翻污烏故  
翻漫謨官翻塗也

歔歔而返

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

迺聞帝幸

山南搏膺大呼

呼火故翻

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

梁州在長

安南山之南劉迺以乘輿播遷  
浸以益遠故自絕於衾衽之間

太子少師喬琳從上

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

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

多出仕泚矣

劉廵以乘輿不能復還而自絕義不臣賊也喬琳等以乘輿不能復還出任於

泚苟性命而貪祿利也唐於此時亦云殆矣少始照翻盤屋音舟室尙辰羊翻懷光遣其將

孟保

考異曰別志作孟廷寶今從實錄

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

山邀車駕

達將卽亮翻又如字騎奇寄翻趣遠險翻

遇諸軍糧料使張增

於盤屋

使疏吏翻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

之不過不使我將耳

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將卽亮翻言不過不使之爲將也

因

目增曰

目增示之以意欲因其言以給眾

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

眾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眾而東縱

之剽掠

給蕩亥翻賄丁呂翻帥讀曰率剽匹妙翻

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

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

還從官翻又音如字日實錄曰纒入駱谷懷光遣

考異

其將孟保等以數百騎來襲爲後軍將侯仲莊所拒而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與駕無警急之患今從邠志懷光皆黜之

河東將王權馬彙引

兵歸太原

將卽亮翻彙于貴翻權彙入援見上卷上年以上幸山南聲聞不接故引兵歸史言

馬燧急於勤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

謂河中同絳及加同平章事之

命晟成正翻

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

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

十城隍卽爲東渭橋營塹治直之翻

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

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

先悉薦翻度徒洛翻幾居希翻

是時懷光朱



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晨以孤軍處

二疆寇之間

泚且禮翻又音此處昌呂翻

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

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

書遺懷光辭禮卑遜

遺唯季翻

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

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

慙女六翻

晟曰畿內

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

斂力贍翻

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

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

芻粟不旬日皆充羨

羨弋線翻

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李懷

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可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猜嫌反忠爲逆張名振所謂自取族滅富貴它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以諫懷光之言與夫

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凡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戒哉

田悅用兵數敗

事並見前數所

角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

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眾爲

陳逆順禍福

爲于

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

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旣歸國

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

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旣而悔之曰僕射必殺

我

僕射謂田悅也

旣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

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卽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

內夾道

帥讀曰率

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寧判官許

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

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

出中門也

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

排牙者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於庭下俟節度使

升聽事以緒疾呼謂眾曰劉忠信與扈粵謀反昨夜

刺殺僕射

呼火故翻下同刺七亦翻

眾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辯

眾分裂殺之扈粵來及戟門遇亂

節鎮外門列戟故謂之戟門

招

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

田緒所登

者魏州大牙城也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

恩

先相公謂田承嗣也

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

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

將士回首殺扈粵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

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眾乃知緒殺其兄

田悅

者緒之從兄雖悔怒怒其殺兄而悔立之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

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

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

假手於緒也卽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

執憲大夫猶天朝御

史大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

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說緒

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

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

已定

謂魏州城內也

李抱眞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

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

用兵雖尙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

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

背蒲妹翻

其民何罪今

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

跂去智翻舉踵而立也

況昭義恆

冀方相與攻之

昭義李抱眞恆冀王武俊

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

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

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

旋踵轉足也

緒從之遣使

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上之發奉天也

謂自奉天幸山

南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

帥讀日率下同考異日

顏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扈從懷光知之以載休  
顏代領其職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所害  
之遊瓌既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密劉卒金曰竊觀人  
心莫不戀主邠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殆天假  
也乃使麾下將范希朝趙懷誘其軍歸邠士皆從之  
休顏率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瓌至邠  
者八百餘人按舊遊瓌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  
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  
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  
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  
顏留守奉天遊瓌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更受懷光  
節度蓋當時出幸倉卒遊瓌扈從不及或以與渾瑊  
有隙不敢南行故

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

惡烏路翻

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

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

能從也懷光知眾不可強

強其兩翻

問計於賓佐節度巡

官良鄉李景略曰

良鄉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

取長安殺朱泚散

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

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侯閻晏等

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

說式芮翻

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

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

聽爾俘掠眾許之

東方諸縣謂涇陽以東諸縣也考異曰幸奉天錄李晟至東渭橋

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於

好時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慙怒憤恥移於好時按

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雖犬無遺

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  
時及涇陽今從邪志及幸奉天錄  
懷光乃謂景略曰

曷者之議軍眾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

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  
朔方軍平安史

拒回紇吐蕃功高天下驚盡忠  
力一旦從懷光反是陷於不義  
懷光遣使詣邠州令

畱後張昕悉發所畱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

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

說昕曰  
說式芮翻李太尉功高自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

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  
從才用翻昕曰昕微賤賴

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

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



南高固曰昕以眾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

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

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

昕許斤  
翻將即

亮翻瓌古回翻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

昕戒劉禮等表甲而入昕小史李焯密報遊瓌遊瓌

伏甲先起高固等帥眾應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既

據邠府遣李旻懷光乃走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

咸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殺

昕必在其前今因懷光走見之遣楊懷賓奉表以

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

中大喜懷光子在邠

邠卑  
旻翻

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

何以自明

言遣旻則上疑遊瓌與  
懷光通將無以自明也

遊瓌曰殺旻則懷

光怒其眾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

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

朝直遙翻晟成

正翻使疏吏翻聞之泣

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

言其父殺張昕以邠城返正也

子當誅夷不

可典兵懷光囚之

爲後赦朝晟張本

於是遊瓌屯邠盜戴休

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尙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

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

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

輿南幸

泚且禮翻又音此乘繩證翻

其下多叛之執益弱泚乃賜

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靡

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

縣雞犬無遺

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不聽按

德宗因懷光迫遂遂幸梁州借使懷  
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  
及富平懷光行及富平

也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

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

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若呂鳴岳焚蒲津橋懷光將士之心已離

必潰散於河西不得至河中矣將即亮翻少詩沼翻河中尹李齊運弃城走懷

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備唐兵討之也刺史李紆懼

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

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裴遵慶肅

宗朝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為相

帥獵團七百圍之團結獵戶為兵謂之獵團帥讀曰率嶠請降詔以覲

爲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

丹延節度使

鄜音夫

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

蜀州唐安郡

上長女也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

散試官授之

散官卽文散階武散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

訪於

陸贄贄上奏以爲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

恆戶起登翻

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

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

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

雜沓於胥徒

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鄭氏注曰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若今

衛士矣胥讀如請謂其有才智爲仕長胥私呂翻又思餘翻

金紫普施於輿卓

左傳

芋無字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當  
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濫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

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

利近實而於德爲輕近其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

人情不趨誕謾虛言也趨七  
喻翻又音如字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

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

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

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服色謂  
紫緋淺

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其色各以品爲  
差資蔭謂隨資品得蔭其子若孫及曾孫也此所謂

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

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

占音之  
贍翻

然而突銛鋒排

患難者則以是賞之

銛息廉翻利  
也難乃旦翻

竭筋力展勞效者

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

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

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復扶  
又翻

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

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贄在翰

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

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

相息亮  
翻下同

上行止必與之

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

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

贄數直諫迕上意數所角翻迕五故翻盧杞雖貶官杞貶官見上卷上年

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

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二人爲相見上卷上年劉從一自吏

部郎中姜公輔自翰林學士下陳猶下列也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爲上追仇

陸贄盡言而貶贄張本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

史以來盜賊攻剽剽匹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

州十五州梁洋興鳳閣通渠集蓬利壁巴閬果金也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

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

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

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李晟表

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執

若規小捨大

規小謂欲幸成都以便資用捨大謂捨興復之功而苟安於一隅

遷都

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

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身將

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辨

史言嚴震供奉

車駕無闕之功辨讀曰辨

初奉天圍旣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

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

惡其殺張鑑而附朱泚且在肘腋之

下也惡鳥路翻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



何相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見賢留之

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

以爲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其罪固大

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書云元惡大慙慙勤王之

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言較晷刻而商嶺

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盜所扼復扶僅通王命唯在

褻斜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皆數百里而洋又

迂遙至長安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

五百餘里惟寶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

宋白曰興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

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

里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夔絕夔休以諸鎮危疑

之教居二逆誘脅之中

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誘音酉

洵洵羣情各

懷向背

背蒲妹翻

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

寒悉

則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

咽喉因翻

今楚琳

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

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杜

預曰衷中也陸德明曰衷音中或丁仲翻

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

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

素行追抉宿疵

行下孟翻抉於決翻

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省悉景翻

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

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

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

撓奴教翻

上釋然開悟

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

劉洽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

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

營兵馬副元帥

將罷李懷光兵權故先用渾瑊

庚子詔數李懷光

罪惡

數所具翻又所主翻

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

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

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宐並罷免

將即亮翻貸來戴翻考異曰舊高郢傳

曰懷光歸河中又欲悉眾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

集郢與李鄴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璿候郢鄴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宐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眾西向

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璠震懼流淚  
氣索明年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  
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泄二將立死懷光乃大  
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詞無所慙隱  
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按寶緯懷光以  
興元元年正月甲申走歸河中已亥以禪璠爲副元  
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璠節鉞與郢傳年月全不相應今不取授太子太保其所

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

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

旌旄猶言節旄也

夏四月王

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  
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爲奉天行營節度使 靈武

守將甯景璿爲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

逐天子而景璿爲之治第治直之翻是亦反也攻而

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

李分

懷光兵柄以授李晟渾  
城鄜音夫華戶化翻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

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

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

遺唯  
季翻曰

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

爲賊于偽翻  
間古莧翻

立斬

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

猶衣於  
既翻

終無叛志

史言李晟以忠  
義感激士心

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爲河中

同絳節度使

陝失  
冉翻

前河中尹李齊運爲京兆尹供晟

軍糧役

役者輓輸  
浚菜之事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爲魏

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

帥讀  
日率

崔漢衡勸吐

蕃出兵助之尙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

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城軍吐蕃遣其

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鎧將

卒七百從城拔武功

鎧戶音翻

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

武功鎧以其眾迎降城戰不利收兵登西原

其地高平在武

功縣西故曰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

川

考異曰邠志十日破旻等而實錄云乙丑蓋秦到之日也今從邠志

斬首萬餘級旻

僅以身免城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

長安

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

時唐安公主薨於城固塔

浮圖也爲子僞翻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

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

會合也要也此上都謂長安此

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

凡行軍資糧器械所須者皆謂之軍須

上使謂

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

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

相息亮翻

處昌呂翻贄上奏以爲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

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

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

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

玷都

念翻玉病也

又曰唯闇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

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

讟徒牧翻諷也書呂刑曰德刑發聞

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居希翻見皋陶謨

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

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

以諫爭爲指過爭讀日諍則剖心之主不宐見罪於哲王

武王數紂之罪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

不應垂訓於聖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應一凌翻又曰假有意將

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

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

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



則陛下招惡直之譏

惡鳥路翻 又如字

黜其取名而不容則

陛下被違諫之謗

被皮義翻

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

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

公輔爲左庶子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

賞其供億無乏故也

上在漢中藉西川供億爲張延賞入相張本上時掌翻使疏史

翻

朱泚姚合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

泚且

禮翻又音此數所角 翻誘音酉使疏吏翻

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

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爲涇原

節度使

將卽亮翻 渾公受鉞專征

考異曰 邠志曰 興元元年四月 出斜谷 崔公勸吐蕃分軍應

援尚結贊曰 邠軍不出乘我也 韓公使曹子達帥甲 三千赴于渾公吐蕃乃以三萬餘從之 李楚琳使石

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功遂居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功遂居之十日。朱泚收卒會邠師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眾追。渾公遂爲吐蕃所覆。皆死焉。田旻以馬逸獲免。吐蕃旣勝泚軍乃大掠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助國有功將以叛卒之孥賞而歸之。涇人曰不殺馮公雖吾親族亦將不免矣。十四日涇卒殺河清以田希鑿請命於泚。泚授希鑿涇原節度大使。賜金帛使和。西戎西戎皆受賂焉。希鑿疏涇將之不與己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我曲彼直不許。按希鑿殺河清必有宿謀。或爲此訛言以搖眾耳。今從實錄。河清死在三月。今從邠志。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

梁州在山南岐雍在山北率

非良士有邠建者論說賊執語最張皇

皇大也

察其事

情頗似窺覘

覘丑廉翻又丑豔翻

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

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

贊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

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

量音良復扶又翻

其略曰以一

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

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

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

已甚矣

阬降卒事見九卷漢高祖元年

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

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

疏與疎同然而項氏以

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

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

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年

光武寬容博

厚而馬援輸其款誠

事見四十一卷漢世祖建武四年

豈不以虛懷

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

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

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

先悉薦翻

嚴東百辟有任刑致

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

此數語曲盡德宗心事異日安

免追仇乎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

蓋徐刃翻

詩王之善臣毛氏傳曰善進也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

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

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

疆之休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爲

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先采忠薦

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爲節度使見事

上卷興元元年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

告之且命將吏謁澤身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爲尚書

問天子起居爲于僞翻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

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卽爲節度使

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卽日離鎮既得君命召不俟駕

之義亦所以遏亂原以張獻甫自隨則樊澤無所猜嫌亦所以全獻甫也離力智翻左僕射

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李揆入吐蕃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益自吐蕃還赴興  
元至鳳州而薨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丁卯義王玼

薨

玼玄宗子玼音此又且禮翻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

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

復扶又翻爲于偽翻說翰芮翻 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

又翻 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

孝忠必爲之臣 張孝忠時鎮易定 滔連三道之兵 三道謂幽州易定魏

博 益以回紇 時回紇遣兵助滔 進臨常山 恆州常山郡王武俊居之 明公

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 自常山南

至趙州皆恆冀巡屬又西南抵邢 河朔盡入於滔矣

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

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

朱泚竊據關中滔破則泚喪氣矣喪息浪翻

鑾輿

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

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

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

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

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

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

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

難乃旦翻

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

縱子容翻

武俊亦悲不自

勝

勝音升

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

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

李抱真第十兄故呼爲十兄

曷蒙開

諭得奔逆從順免趙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

胡虜

聞古覓翻王武俊本出於夷落

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

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

武俊決爲十兄破之

決爲于僞翻

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

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

十兄死矣

史言抱真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

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

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

袂音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唐紀四十七

起闕逢困敦五月盡旃蒙赤奮若七月凡一年  
有奇始甲子五月終乙丑凡一年零三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

至

萬年京縣屬京兆  
北繪慈陵翻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始改御  
袂而御

衫衫單衣也  
將卽亮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呼

廣翻使疏吏翻羅綺也綾文繒丁度曰古者芒氏初  
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爲羅

擔都濫翻肩負爲擔  
天子所至爲行在所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

相爲行爲于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

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衛直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

舟中矣下至廚籌廚籌當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

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史言韓滉又運米百艘

以餉李晟般蘇遭翻下同晟成正翻考異曰柳玘

兵必乏糧糗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  
月未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令豈能遽達乎

今不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

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

將也船邊曰舷音

胡田五百弩已設矣比至渭橋

比必利翻及也

盜不

敢近

近其

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澠米至減

五之四澠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

衣於經翻絹與採翻織帛織成而無紋其精善者曰緞俗亦謂之絹破然後易

吐蕃

既破韓旻等

吐從嗽入聲破韓旻見上卷是年四月

大掠而去朱泚使

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

又奏尙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旣而不至聞

其眾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

泚且禮翻又音此瓌工回翻渾戶昆翻又戶本

翻城古銜翻與蕃將論莽羅衣眾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武功武

亭川吐蕃傳亦同邵志曰李懷光不署敕結贊亦  
不進軍又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  
萬騎從之既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鑿以金帛  
賂之益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邠南但遣論存羅  
衣將偏軍助泚破泚於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泚  
賂遂引兵歸國城於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上以

李晟渾瑊兵少

詩

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

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

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

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

使

致令羣帥進退憂虞

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

乘其虛躡其後

欲

待之合執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

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

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

之勝不死則悉遺人禽

遺唯季翻

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

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  
寇境者其執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  
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  
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  
可期不空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  
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  
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

條分也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  
流派也

秦梁千里

秦謂咸陽長安古秦中之地梁謂梁州

兵執無常遙爲規畫

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

礙難以成功

史炤曰羈馬絡頭也礙謂羈所掛礙也余謂贊言羈礙者蓋謂欲進則有所羈

而不得進欲退則有所礙而不得退也

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

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

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

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曰齊

嚴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

釋文曰否音鄙惡也臧作郎翻善也

上有掣肘之譏

宓子賤爲單父宰請吏於魯侯魯侯

使二吏與之俱至單父子賤使吏書而掣其肘書惡則從而怒之二吏歸以告魯侯魯侯曰此謂吾撓其

政下無死綏之志

兵志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

又曰傳聞與指實

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宐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佹薨

佹肅宗子音他頂翻

徐海

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

建中二年李洧以徐州歸國明年以爲徐沂密觀察史洧

卒高承宗代之

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眞王

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

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

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

棣之餽

餽音運糧  
運日餽

依營而陳

陳讀日陣

利則進攻否則入

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

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

憊音蒲

請休息數

日乃戰常侍楊布

滔傲天朝  
置常侍

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

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

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

思爲大王立效

爲于僞  
翻下同

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

高丘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

爲于  
僞翻

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埽河南清關



中今見小敵允豫不擊

允讀與猶同按後漢書馬援傳計允豫未決章懷太子賢

注曰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翻毛晃曰允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允豫未決字從犬

曲其足與古允同與侵韻允韻失遠近之望將何以

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曰

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桑林之地在經

城西抱真列方陳於後陳讀曰陣下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

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

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

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

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趣七喻翻下同抱真

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  
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  
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  
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資  
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  
州心旣內慙又恐范陽畱守劉怱因敗圖已怱普  
耕翻怱

悉發畱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  
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

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

事見二百二十  
七卷建中三年滄

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

李惟岳本姓  
張故娶李氏請歸

恆州孝忠遺押身安喜程華交其州事

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中

山國燕主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改爲安喜隋改爲鮮虞唐武德四年復爲安喜帶定州

固烈悉

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埽

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柰何遂殺固烈屠其

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

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卽版華攝滄州刺史

考異曰舊張孝忠

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曰華傳曰孝忠令華諸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板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

孝忠差身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

孝忠豈得但令華交檢府藏今從華傳及燕南記

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

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

更工衡翻送也華

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

滔道路阻澀

澀色立翻史炤曰阻澀隔也澀不通滑也

滄州錄事參軍李

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

說輪芻翻下同

遣宇

奉表詣行在上卽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

知節度事賜名曰華令曰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

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曰華給使者

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曰

華悉畱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

不能攻取曰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曰華乃遣人

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騎奇寄翻好呼到翻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

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先來心薦翻謀徒皆爲邏騎

所獲邏郎佐翻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牛

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飲於給錢而

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還從宣翻賊不

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

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

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

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

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

通鑑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

京之下 也 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

敗 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

光泰門苑城 翻 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

東苑 昌日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東七里有

長樂坡 呂大防長安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

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

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誥等縱兵

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

華州兵駱元光之兵 華戶化翻少詩沼翻 賊併力攻之晟命身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

晟斂兵還賊餘眾走入白華門

白華殿門也

夜聞慟哭希

情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

復扶又翻

諸將請待西師

至夾攻之

西師謂渾賊之師也

晟曰賊數敗已破膽

數所角翻

不乘

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

光敗泚眾於澹西

敗補邁翻

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

李演及身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

佖蒲必翻

身前將史萬

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麿村

按新書李晟傳神麿村在苑北麿古身翻

晟

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

比必利翻及也

賊已

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

塞悉則翻刺七亦翻射面亦翻

官軍不

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

懼帥眾先進拔柵而入

帥讀曰率下同

似演引騎兵繼之賊

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

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

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

騎回禦之左右呼曰

呼火故翻

相公來賊皆驚潰

涇原將士素畏

服李晟故聞其來而驚潰

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

先悉

薦翻

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

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

日率近其斬翻

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

降戶江翻

晟遣兵馬使

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



含元殿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仗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令諸軍曰晟賴將

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

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

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

高明曜取賊妓妓渠綺翻女樂也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

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

乃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晟御軍嚴整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

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眾敗補聞泚西走分兵邀

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

望仙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其中曰丹鳳門丹鳳之東爲望仙門又東爲延政門丹鳳之西爲建

福門又西爲  
興安門也

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身前三千人屯

安國寺

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  
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

以鎮京城斬泚黨

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旣破朱滔

還恆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王武俊兼幽  
州盧龍節度

使見上卷是年  
二月恆戶登翻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

公異作露布上行在

上時  
掌翻

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

園鍾簾不移

簾其呂翻說文曰簾鍾鼓之柎也飾爲  
猛獸釋名曰橫曰柎又云簾天

上神獸也鹿頭龍身  
象之爲簾以架鍾鼓

廟貌如故

孔穎達曰廟之言貌  
也死者精神不可得

而見但以生時之宮室象貌爲  
之耳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

上泣下曰天生李晟

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爲于爲翻史言于公異  
爲李晟作露布得體

晟在渭

橋熒惑守歲

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熒惑守之是爲罰星

久之乃退賓佐皆

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

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

乃謂之曰彙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

前漢書天文志

曰凡五星早出爲羸羸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晉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爲羸失次而下爲縮

萬

一復來守歲

復扶又翻

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

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

比必利翻及也

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

授也

朱泚以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見上卷是年四月

柰何臨危相負使焚

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

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

北趣驛馬關

趣七險翻

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

城屯

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屬寧州

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阮

中射而亦翻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

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

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

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

皆冠巾故謂之裹頭內人

贄上奏以爲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

之卒尙未循拊

瘵仄介翻

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

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

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

吏部侍郎斑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

按詩傳箋

蒸眾也黎亦眾也勞力到翻

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

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

考異曰袁皓與元聖功錄載李晟奏宥郭晞狀曰晞頂

因鑿輿順動山谷潛藏逆賊所知昇致城邑迫脅授任前後極多蒼黃之中僞令仍及堅臥當節卽懼嚴

刑隨俗從官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汙俗尙可昭明子儀勳勞書在王府父爲中興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

止在於一身實恐玷于先烈況臣總領士馬孤立渭橋頻有帛書累陳誠劾按晞舊傳泚欲令掌兵晞陽

瘖泚以兵脅之終不諾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誥載晟此狀恐非

其實今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

劉迺事見上卷是年二月

蔣沈事見二百一十八卷建中四年

己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

光尙可孤各遷官有差

賞收復京城之功也以檢校御史中丞

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爲興元府

以紀元爲

府號始此

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

有差

賞扈衛之功也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

鄭道元水經注

曰樊川卽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還定三秦以樊噲灌廢丘最賜邑於此鄉也按其地在唐長安城南程大

昌曰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

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

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

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

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

書周官六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

議者

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以

平物權則權物之  
輕重揆之以衡平  
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

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  
帥讀曰率乃是乘繩證翻

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

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

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  
陸贄此論所以

正漢儒反經合道爲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反經合  
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皆非也權只是經字自

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喪息浪翻長知兩翻不如奠枕京邑  
史炤曰奠枕安枕也楊子曰奠

京于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

旅拒  
史炤曰旅眾也拒捍也復勞誅鉏哉又翻戊午車

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  
史炤曰綜機縷也理治也

謂整治其事使皆有紀若機之綜縷也

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

侍戶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

此唐之中世閩

宦之常態也華戶化翽

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治

也避高宗諱以治爲理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

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

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

款

數所角翻高郢判李懷光幕府懷光此時已罷副元帥而不肯釋兵史仍書郢元官

懷光遣

其子瓘詣行在謝罪

瓘七請束身歸朝

朝直

庚辰詔

遣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

懷光除見上卷

本年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朔方將士懷光



所部也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

眾扈從

從才用翻

李晟駱元光尙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

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

見賢遍翻

先賀平

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

涕

爲于偽翻掩面垂涕謂之掩涕

命左右扶上馬

上時掌翻

至宮每閒日

閒讀曰閑唐世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閑日

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

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皋遣其將

伊慎王鏐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

千救之皋遣其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

劉昫曰應山本漢南

陽郡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爲應山以縣北山爲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二百

入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

慎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屬鄉走之記祭

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西漢書地理志注云隨故厲國

皇甫謐曰今隨之屬鄉九域志隨州屬鄉村有厲山今自襄陽至屬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岡

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

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胡人不習朝章見懷光素服待

罪故以爲無官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

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宣詔未畢眾殺巢父及

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考異曰邠志曰七月十二日駕還長安上使

諫議大夫孔巢父中官譚懷仙持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

軍赴闕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雷己卒之審渾希懷光意輒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

覆之全尸以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復扶又翻辛卯開今從實錄

赦天下初肅宗在靈武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上爲奉節王

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見二百二十四卷永泰元

年史炤曰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

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

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

省以候對唐門下省謂之東省朝野皆屬目附之屬

欲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

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

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

兵今懷光將也

將卽亮  
翻下同

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

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

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

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

謂殺孔巢父啖守  
盈也使疏吏翻

鼠伏河

中如夢魘之人耳

魘於  
琰翻

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

梟古  
堯翻

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

事見二  
百二十

九卷本  
年正月

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

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

昕元  
忠見

二百二十七  
卷建中二年

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

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

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及後稍分至唐有五十七國

十姓突厥

西突厥有五弩失畢五咄陸凡十姓

又分吐蕃之執使不能

併兵東侵

謂東侵涇邠岐隴諸州

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

執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

代宗初吐蕃陷

河隴獨安西北庭爲唐固守爲于僞翻近其靳翻

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

我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

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

賂而去

事見上卷本年四月

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爲然上遂不

與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

至蔡州殺顏真卿

考異曰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臻等害公於龍

興寺又曰初遭難後嗣曹王皋上表曰臣見蔡州歸

順胸力張希璨王仕穎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

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合僞皇城使

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

云三日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

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

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

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

帝初卽位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旣而又有姚令言

之亂旣而田希鑒又殺馮河清帥所類翻下同 奏

請往理不用命者治也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

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

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

而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

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九域志同州至

河中七十五里先悉薦翻

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

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

數所角翻時敗補邁翻

度支用度不給

度支之度徒洛翻

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

李懷光遣其妹婿要延珍守晉州

要於消翻姓也姓苑吳人要離之後

後漢有河南合要兢

身將毛朝敷守隰州

朝直遙翻敷音揚

鄭抗守慈

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

晉隰慈三州皆與馬燧巡屬接壤故得說下之宋曰曰慈

州文城郡赤狄唐咎如之國郡西南有采桑津晉里

克敗赤狄之地漢爲北屈縣隋爲潞州大業爲文城郡唐貞觀爲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烏成

因名治吉鄉縣漢北屈縣也說式芮翻上乃加渾

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

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

元帥

渾戶混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奉誠軍于同州以授康日知事見二百

二十九卷帥所類翻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

肅宗上元二年

陝失冉翻使疏吏翻置鎮國節度於華州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

光

鄜音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

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爲

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曰知未至而三州降燧

降戶江翻

下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

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



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

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

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治直之翻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斌音 朱滔爲王

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上時 癸未馬燧將

步騎三萬攻絳州絳州時屬李懷光將卽亮 度支

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

曰朔方軍累代忠義度徒洛翻自肅代以來朔方軍輸力王室功高天下 今爲

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

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貯丁 俟道路稍通卽

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

以討李希烈喪師失守也

辛丑罷勉

都統節度使

建中間勉以永平節度使都統討李希烈之兵

其檢校司徒同

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

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

武德元年分芮縣置永樂縣屬芮州廢屬鼎州又廢鼎州以縣屬河中府燧既取永樂則兵逼河中矣

樂音洛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

事見二百

二十四卷大曆五年復扶又翻

上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

白志貞初名白

琇珪典禁兵事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

志貞得罪

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

兩軍謂左

右神策軍

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

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

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奪矣將卽亮翻監古銜翻

者異

曰舊竇文場傳云文場與霍仙鳴分統禁旅益希遷尋罷而仙鳴代之也今從實錄

閏月丙

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

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

近其萬

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尙

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

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

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

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白巡撫畢卽還鳳翔希

鑒不復疑

復扶又翻

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

甲於外廡旣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

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

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

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尙在座晟顧曰田郎亦

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

唯

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

考異曰舊晟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座

孰而誅之還鎮表李觀爲涇原節度使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於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

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鑒爲衛尉卿丁丑晟誅希鑒今從之晟入其營諭以誅希

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

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

翟崇暉伯翻

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

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

李澄請降事始上卷上年

甲午以澄爲汴滑節度使

澄爲滑州節度使蓋於時

但許之耳

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

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

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

敗補邁翻

斬首三萬五千級擒

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

引兵趣汴州

趣七喻翻

至城北恇怯不敢進

恇去王翻

劉洽兵

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

入舍於浚儀

浚儀帶汴州劉澄蓋舍於縣治輿地志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之北象而儀

之以為邑名漢武元年廢新里而立浚儀縣

兩軍之士曰有忿鬪

鬪許激翻鬪也

又相怨也

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

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為汴州刺史

都統司馬宋滑

河陽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河中府本汾陰縣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珏古岳翻

李勉至長

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

勉失守事見二

中四年

不應尚為相

相息亮翻

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

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弃妻子而從

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麾

下勉至睢陽

睢陽宋州

悉舉其眾以授之卒平大梁

卒子恤翻

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

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陰蓄異志上

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

獻不絕事見上卷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

也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常湖蘇杭睦越明台溫衢處婺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潤弩手援盜陵

蓋兼統宣州為十五州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

下將有永嘉之行引晉永嘉之亂元帝南度以為言為迎扈之備耳

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

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

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如麻言其多卿弗聞乎對曰臣

固聞之其子皋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

省悉

景翻覽省也

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

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

無它

願上時掌翻

乞宣示中書使朝眾皆知之

朝眾謂在朝百官之

眾也朝道

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

眾恐并爲卿累也

易以歧翻累良端翻

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

保滉它曰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畱中

爲于偽翻雖

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

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

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

爲于偽翻下同

對曰今天



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

下早下臣章

下戶嫁  
下同

以解朝眾之惑面諭韓皋使之

歸覲

歸覲者歸覲  
省父母也

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

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

皋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

比毗  
至翻朕

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

復扶  
又翻

因言關中乏糧歸

語卿父

語牛  
倨翻

宜速致之皋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

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皋畱五日卽還朝皋別其

母啼聲聞於外

聞音

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

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

陳少遊時鎮淮南

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

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

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四月還從宣

翻又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

見賢

勉等退復獨

畱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

敗補選翻陳少遊事

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

韋皋事見二百二十

入卷建中四年請以皋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

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

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堂既

退各居閭子

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

所言事即奏行之

朝如字下

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

也復曰唐虞黜涉岳牧僉諧

事見堯典舜典

爵人於朝與士

其之

記王制之言

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

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

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

朝早也

復已面陳其不

可不謂聖意尙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

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一從一奏之

語牛倨翻

上愈不

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爲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

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

史究言陳少遊

敗臣節

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

賻祭如常儀

賻符遇翻

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爲畱後令將

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

亂吾卽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

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

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

淮粟帛入貢府謂朝廷受貢藏財物之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

勞問相繼使疏吏翻勞力到翻恩遇始深矣是歲蝗徧遠近

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詩云行有死人尙或殣之殣渠

各翻殣尸也又餓殍爲殣道殣相望本左傳之言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癸丑贈顏

真卿司徒諡曰文忠新州司馬盧杞盧杞貶新州見二百二十

九卷建中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

果用爲饒州刺史幾居豈翻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

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蠻興播遷海內瘡痍柰

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

制更工衛翻下更赦同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執之不肖書讀下戶嫁翻且

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

復用復扶又翻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

擅權建中二年盧杞爲相四年貶百揆失敘書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孔安國注曰

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今云失敘謂事業廢也天地神祇所知華

夏蠻貊同弃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

高復於正身論奏

唐謂大明宮含光殿  
爲正身亦謂之南身

上曰杞已再

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

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

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

辟讀曰闕易  
如字辟易言

開遠而易  
其故處

諫者稍引卻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

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

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

下失望何王戍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

思卿言誠爲至當

當丁浪翻

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

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

袁恕己與張柬之等誅二張中宗復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

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爲鄭滑節度使

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鄭州故以

鄭滑節度授之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嘉城縣名隋置唐爲松州

治所妻七細翻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

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

而責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鄴邕之

姪孫也

李邕以讒死於天寶之末

馬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

敗補邁翻唐書地理志河中有陶城府鄆道元曰陶城在蒲坂城西北卽舜所都也舜陶河濱蓋卽此地

與歷山相近按唐河中府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四十一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皋爲荆南節度

節度之下

當有使字

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

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

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爲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

更名玄佐

更工衛翻

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

朝直

遙翻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

兄則吾子弟

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故云然時韓遊瓌將邠軍以討李懷光

柰何以

白刃相向乎語甚囂

囂喧也

晏遽引兵去懷光知眾心

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

由是得復踰旬月

史言李懷光偷延視息復扶又翻

六月辛巳以



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皋爲

西川節度使爲韋皋以功烈著於西南張本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

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自朱滔得幽州滔每出兵皆以劉怱知雷後事素得眾心

故滔死而眾奉之怱普耕翻 時連年旱蝗老子有言師之所聚荆棘生焉大兵之後

必有凶年 度支資糧匱竭度徒洛翻 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

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晟成正翻上時掌翻 河中距長安纔

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

隄防少詩沼翻 忽驚東偏同州在長安東北 何以制之一也今赦

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

應遷移先已命渾瑊爲蒲絳節度使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故云然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

威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

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

紇南有淮西

吐從職入聲紇下沒翻李希烈時據淮西僭號故以之與二虜並言

觀皆

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

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

覷音兪

懷光既赦則朔

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

謂解奉天圍勳賞也將卽亮翻

今府庫方虛

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

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橐且

盡牆壁之間餓殍甚眾

殍彼表翻

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

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

腹心之疾爲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  
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  
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

陛下平之

燧音遂朝直遙翻必爲于僞翻

考異曰

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爲陛下取之土曰未諭卿意何  
故以太速爲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爲陛下憂不在  
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踰躓矣領河東十萬之師  
遣王權領五千赴難及再幸梁洋遂抽歸本道男賜  
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  
兵馬賜不扈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  
與之言甚有心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  
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肝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援  
鞆遠馭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馬燧保有河  
東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爲常侍與燧  
兄炫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  
鄭叔規爲賓佐臣令以炫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卽

至臣激燧令其取懷光自効必可致也因令燧爲忠臣矣又曰貞元元年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遣其行軍司馬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致書與先公先公不與之報畱其信物且令叔規語之曰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爲丈夫且河東節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難握十萬彊兵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它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踳踳在於近畿旦夕爲帳下所梟乃尸居也不速出軍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者卽不及矣若河中旣平公卽如懷光之踳踳矣欲於澗後之下作僭彊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三二百卷書踳踳至此必自內慙是進不立忠勳退不能効夷狄旣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八尺之軀聲氣如鍾而心不果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欲奉答以裙衫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收復之後含垢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於上前保薦可使司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爲說若河中旣平司徒何面目更來朝而與土人相見今雖請雪昨赦書亦許束身入朝矣若以建

中同征之故當發一使諭之準敵歸朝必爲保全如  
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河中  
輕騎入朝親稟方略乃天與之便也能如是當與司  
徒爲中朝應接有須陳奏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  
書也叔規旣去具奏於上上每憂河中驍將達奚小  
俊等突犯宮闕居常不安會東面苑牆忽有崩倒者  
上大驚以爲有應之者將啟賊上顧問必對曰此賊  
不足憂也乃猶机上肉耳但恐梟懸太速不得與馬  
燧藉手爲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今卿心輕敵如  
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難危憂慮太過輕敵者  
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陛下比在梁  
洋元惡據宮闕渠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在東渭  
橋此時可以僞助逆順之執不然苟欲偷安脅爲遲  
某亦可而竟如醉如魔都不能動今陛下復歸宮闕  
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章卽至若以宗  
社之靈此賊且未爲帳下所圖得河東軍有以藉手  
陛下無憂矣不喜於平懷光喜於得馬燧也旣而馬  
燧表至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大悅召先公  
對曰馬燧果請全軍討懷光來矣兼請至行營已來  
自備軍糧何其畏伏卿如此也對曰此乃畏伏天威

而然於臣何有而能使其畏伏臣曾與之言諳其爲人頗見機謀執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叔規傳詞以激怒之且曰欲寄婦人之服當艱虞之時握十萬彊兵收復功在它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有懷光不速收取以立功自解它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相見則踴躍之執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此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既以師至河中旬月當平而燧因此有功便爲忠臣矣上曰當盡用卿言初叔規至太原具以先公言告燧燧擗膝驚曰有是哉賴子之至京也不然燧幾爲懷光矣非賢表兄豈有告燧者乎卽日上表請行叔規又請如必言先寫表本示懷光勸其束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軍往討則聖上信司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然朝救而夕請誅恐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乃令叔規草書寫表本馳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南討尋發太原使者相繼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之謀及須上聞者先公因對皆爲奏之又調令下營訖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自臨晉度夏陽來朝上大悅遂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略必可使圖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諭今乃果然此亦有人

毀卿言詞百端聞於遠近惟先公保卿於朕朕信其  
言今見卿益知先公忠謹豁然體至誠奉國矣燧謝  
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謝後對上  
日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固不易有且甚有心路感  
而用之必有成筭皆如卿言信雄傑也按泌到長安  
數日卽除常侍興元元年七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  
燧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取晉慈隰三  
州矣故朝廷命爲副元帥以討懷光十月已拔絳州  
及猗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赦於時燧豈  
得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自乙未至癸卯纔九日自長  
安至晉陽千餘里若因泌諷諭鄭叔規始來京師又  
令叔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懷光不從然  
後上表興師伐之事多如此豈九日之內所能容也  
此直李繁欲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今  
從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日馬司徒面雪李懷光上日  
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公聞之請全軍自備資  
糧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平邵志日七月馬公朝于  
京師請赦懷光隴右節度李公晟聞之上表請發兵  
二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上以李公表示  
馬公因日朱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悖逆使朕再遷

此而可赦何者爲罪馬公兩泣日十日之內請獻其  
首上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自入

朝爭之豈肯面雪懷光躬今從舊傳上許之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

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

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

猝不可制蒲李懷光 陝謂抱暉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

矣江淮水陸之運皆經 陝州而後至長安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

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

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

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

城之人不貫逆命貫讀與 慣同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



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

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

校戶殺翻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

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

一執也

以形臨之謂之執

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

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

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

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

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

唐諸鎮皆置進奏院在長安以進奏官主之

語

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耳

語牛倨翻

陝州行營在夏縣

行營在夏縣亦以討

河中也夏縣唐初屬虞州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時屬陝州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域志夏縣在陝州北九十

八里夏戶雅翻

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

暉覘者馳告之

將卽亮翻覘丑廉翻

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曰

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

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

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

朝臣時帶鄜坊節守潼關

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

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爲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猶

言此劄之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爲進

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以便宐從事此一人不  
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

去唐臣當作朝臣泌寫宣以卻之沈存中曰唐故事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

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  
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卽謂之宣中書承受

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  
奉宣上旨而得名或以口傳爲宣或以行文書爲宣

口傳爲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栖楚之叩扉  
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之口

也李泌寫宣以卻還唐朝臣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  
之兵此宰相行文書爲宣也

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偵丑鄭翻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

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

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

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

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屏必郢翻泌曰易帥之

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杜預注左傳曰煩言忿爭也

碎之言帥所類翻泌到自安貼矣史炤曰安安也不願聞也

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索山家翻

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宅者觀察所居也唐諸鎮將吏謂節度觀察所居者

為使宅語牛倨翻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

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汝為我齋版幣

祭前使為于偽翻前使謂張勸版以祝幣以燎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

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

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曰中宣慰使至

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

之復扶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

請赦之詔謫戍天德天德軍在振武東北宋白曰天

塞軍十一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

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爲天德軍緣居

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永清柵其城則歲餘竟殺

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

泌已入陝而還王辰以劉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

大旱灑澆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

纔支七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